



古文奇賞卷之十六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訂

荅張九齡書　唐姚元崇

忽辱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恩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奬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並揚橋之武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
祭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
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爲明矣
撰性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爲身寶

称王者言 称與朝集使言

處分朝集使敕

唐 張九齡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但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咨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于農桑禮義興于學校流亡出于不足爭訟由于無耻故先生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于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頃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涉斯繫必若

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遥。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富。倉廪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頭生

上姚令公書

合書云實有神奚之罪非無許允之對又云既不得洽身而退相知信心而前

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衰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途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illegible][illegible]最薦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

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爲君侯至惜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内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烟子元演

隱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仙城元侯聞之乘與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于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

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白有書自悉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

貞曾云羽檄飛進列坐酬而不無清鏡間從將士激可逸處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于前韓信誅于後況權位不及于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咲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于奔鯨餵生人于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討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

此等文字眞可抵甲兵數萬

僵屍盈川，木膏于蒼溟，陸血于原野，一掃尾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于修虵，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于劉章，封侯未施于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俟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屍。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爲。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訴心深可不閱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淸興于中流泛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楊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闢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于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

達人之言

文至此真奔蒼滉瀁前星辰濯河漢

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瀁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姹女于江華收河車于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榦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冏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杯敘離而群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才節是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于後時劉表不用于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于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睍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淥水于遥海欲去不去更聞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

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于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剪棼生人若墜大火豆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傑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恩欲凌雲氣求仙入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魯連不得不蹈于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

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邪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贊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列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

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鉠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易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于尚斬于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毒于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匆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于昭關匍匐于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

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
貫于孝道聶姊殯肆勳于天倫魯姑棄子以郤三
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異
餉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于楚國
申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古
令雪大憤于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
焉能咆哮烜爀施于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廻而
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荊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思
惜其投金有象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
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産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

崇山出雲
神明道河

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邵皆有鄉才覇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涯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

夫人臣[illegible]
注巨壑

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思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

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

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劒也伏願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劒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于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郎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

丈夫語

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于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屛于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

封伐中生氣勃窣方雨龍圓至巧也

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遂之長途白郎漆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任城縣廳壁記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廻東魯之邦自伯禽列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于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琅琊西

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亞鄉青帝大昊之遺墟白衣
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
下地博厚川疏明漢則名主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
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
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
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映北有如
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錢貨之橐籥爲英髦
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
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
公宰之公温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

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歳肅而教之二之歳惠而安之三之歳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黄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極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携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論輙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絶迹者也

是此人說此話他人口之便無味

山中與裴秀才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〇維弟縉進集表云文辭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淸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江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

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强胡飲馬河源嗟爾飛將表爲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鼓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舂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于裨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驁長天積雪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跼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旣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欷

尚饗

此等句皆是摩詰本色

暮春大師左右丞相諸公與韋公逍遥谷讌集

序

山有姑射人葢方外地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熈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

驚出幽而初囀花合忽而將明

和人神之泰聽于朝則雅頌矣聞于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退于形庭撰辰擇地右班劒驂六騶畫輪載髮狨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皋藉其綠草驪山啓于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于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于家林館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蹊窈窕衛皋超忽驂御延佇于叢薄珮玉升降于蒼翠于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濯毛蘋

縶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𠑽舞始穀齊瑟慷慨于座右趙舞徘徊于白雲裒旎松風珠翠㬉露𡰥在蒙汜群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咏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自魏以來龐雜唐則整宋以後流漓唐則厚若王輞川獨渾容貴帶韻致入手鬆入而逸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夫京兆號爲難理淸淨病于不給刀筆惑于守文武以輭弱廢或以殺賊劾把宿負淺爲丈夫刑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于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閑闢于任數巧筭不能知堅壁于畫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薙草無慍色視大權如壓塊無傲容百司之吏總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椽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櫟陽

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刀或黃塵袖鏈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

行文有谷汲芝拼之意

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于是人人膽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賴太蒼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侍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剝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養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淍不[illegible]服珥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

動道鏈相望不惡澀以耆生歲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宮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新蒸之產入自郊祖邑室有漁餐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于力役他山遺于度材公命刮朽壤塡巨石辨大木去編萱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學耒女始安織于是鮐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爭先其獨道路有禮沈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

崔祐甫須洪州張公日百類下命周孫春晛又日背飛管衍揚之無度侵斗肆奪之不敗是圖家以草綴印璽書卷生也

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
玆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内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
之力也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
以稱職于累官著聲于所在其丞祕書也䦧文遺簡
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窖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
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
不若德藝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
考其事壯者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宫藝者樹以待之
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
户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

太守勤頌劉高陵令日丞徒謂吁嗟發而解

應未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實薪釀酒而祝曰有功于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穫俾自絳以來人之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愛必以敬也神既靡荅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青火燎將至爀天爍地靈丞且爲煨燼豊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輿拜未起而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嚝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太訓人至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阽危曰功德者上賞于上下頌于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

以子學于舊史來卽我與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益實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

唐杜甫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孃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孃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余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觀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旣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

孃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
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
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
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
曲神揚揚與余問荅旣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
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
塵澒動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資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

此碑駙馬鄭潛曜托子美作序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托

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在。足繭荒山轉愁疾。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銘

積氣之淸。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雲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姽彼柔惠。邈然閒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晨如之媛。孰與爭長。珩珮是加。翬褕克備。先德後巳。累功居位。壼儀孔修。宮教咸遂。王子獎飾。禮亦尊異。小苑春深。雕宮夜邃。花間慶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祲。太史書氛。

藏舟賸色逝水寒文翠㠛成彩金爐罷燻燕趙一馬蕭湘片雲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耻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壠荆杞　巖巖禹鑿瀰瀰伊川列樹拱矣豐碑巍然爰謀作述歘就彫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緱垣西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木有源與詞永久

以詩賦爲文章王摩詰杜子美

高郢之議魯論尚曰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饗周公一奠矣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唐高適

昔漢祚淩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宦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顧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乃至發掘園寢。逼辱嬪妃。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墻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于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爲名。故兵挫于孫堅。氣奪于袁紹。僭擬輿

亦不必讀刪出其文以豪

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然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慚卓之不臣而務其爲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于江鄉爾朱弟兄可祠于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于丘陵義烈之魂沈埋于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于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非一柰

商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毁

字詁判　　唐張巡

甲楷法有闕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昔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畫黑當年存立應已盈箱計日不移無慚尺牘令乃字詁是專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雜川吏籍不滿巾箱曾莫負于五車徒見司于雙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守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于是乎在

謝加金吾表曰想叢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腥闕庭

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厲將士賦詩曰倭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晴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嶢庲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吟

此公案大異

古漁父

唐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囿山而讐獵吾父者曰今日尼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末之年富于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鱅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鈎魚方眠臣鈎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去雷不發而震盡戮于燓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鬪魚亦殷人得魚耳大多魚而垂之十鈎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鈎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龘秦論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illegible]秦

司空圖銓秦坑曰秦術戾儒厭民斯酷焉儒既坑厭祀遂覆天復儒佐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究秦耶

若非劉公筆性此論幾朱儒矣

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巳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畢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巳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尊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宫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

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禹書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

如海月華蚌珠畢出

奇結

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于夏郊而已矣有鯀之罪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徼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詠其怠也而子不懲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

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瘟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弁玉于藻百工婦人彫礱塗湅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者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爆之色則有如春陽如

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濵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其所譽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坤上之同人䷌離下乾上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

琢惡文字直如此處[illegible]但惡甚[illegible]不化耳

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龔吉卜于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于木、而閎閎土恊吉、纍纍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胄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生莠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于樂、爲土鼓、爲缶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爲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竈乎、窾爲井塋乎、吾

三小以文句奧人絕極筆清奇一字

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爲吾用唯速化爲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爲醴泉以嘩乎諂口慎無焦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爲蘭蕙以佩服見藝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蟥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吊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爲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哈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

大塊之丘時有唐太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與京西幕府書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于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于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蜺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于謀臣金帛竭于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日食宜矣蜺也

不媿第一

蛻嘗謂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斥又曰不得于人必有得于鬼神今乃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

生値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遇于相如者益無人先聞子虛于天子令又不然使有聞之于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特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敘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自江漢數述廟謨三篇

次山文嶔然如山而烟雲自起

時議上篇

唐元結

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汙忿念上皇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勤勞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廄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

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于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强濟弱恐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强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于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

平直中多一折

犬豕父子爲惽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讐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惑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耶姦凶爲恩幸所迫厮阜化爲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于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于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于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于祀禱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化到聲容微乎微矣斷造化將相其小者耳

[illegible]得[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聲慘[illegible][illegible]聞

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慼促之色翁能記于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于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郞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汙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闘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

連呼人民盡可删否

非斧鑕也邪。人民晴夜一起求食者遊到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于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人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于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瘠瘼。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粱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攘其

僵不腐如何可化

學奴效婢假寱言罵人忒毒矣元子有所志

骨肉烏大非君子也邪

寱論

元子天寶中曾豫讌于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寱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寱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部侯侯家得寱婢寐則寱言言則侯輙鞭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吏奴每厭勞辱寐則假寱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寱病

寐中竊言非所知也引竊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髠之鉗之奴竊愈甚奴于是重竊侯意先是竊說說侯之過譬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竊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爲上賓復其奴命之曰竊良氏子孫世在于部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竊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部侯吏奴耶

李商隱序其文所謂危苦激切悲憂酸傷者也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君子胸中眞有浩浩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下見譚子又在焉彼眞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于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諸譏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竒怪陽華之殊異漶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嘗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皃舫運觴酧

送譚子歸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孫樵極奇此二銘然樵笏銘大奇

然後亭得而有之

唐亭銘 并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廻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浯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戸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雨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茀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浯溪銘

官盡鶴州三堂記右手引妻子左手抱琹書欲老于斷以成[illegible]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之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嶢嶢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丹崖翁宅銘 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俗曰赤石岡有唐節者曾爲瀧水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

銘銘曰　瀧承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
磄磄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舫籬上釣車不知幾峰
爲其四牖竹幽石壁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硐硐石巔
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
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岩下遂刻此銘

中書政事堂記

唐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

大夫壁記
政之雄雌
與德輕重

古今有數
大公字

聞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不可以啓之于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成機倖道

鬼市有聲魂魄耶破淚爲哭

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氷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樊鑄機曲江水伯文溺我囯宝豈明時春珠之梟沉彼彩船寶上夜藏舟之壑以天宝三年之罰也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于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廻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凛冽海隅積雪没脛堅氷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温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横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没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絶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

古戰場思任人此立論大本原處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
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
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國之興亡解

爲國者同于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
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
貞予終始爲惑苟而無耻爲明慢于事職爲高賢見
義不爲爲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强而潰弱也議于得
失則畏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

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俟其成敗而褒貶之庖人之尊以滋味糊口恐危亡而得罪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于國何主設能慎發則道為備豫動開東闔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于生者炎炎而四合死于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凰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鴆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無疆頌 并序

詞頌有章古雅典[illegible]

曾一行頌有古大術開元家小道自賢夫不盡意父曰由叡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徼外蠻夷槃木白狼獻詩歌德屬事史官況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員臣又逮（柳宗元雅亦如是）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補闕尚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于泥塵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爲無疆頌式昭皇家大慶無窮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昊昊旻天。監于下。眞有德。

維隋之杪。時黷陰凝。陽潛未登。

人思照矣。雷行龍興。盪滌蒙屯

文明乎萬國、垂仁蒸人、載親天監
俾我子孫、巍巍皇皇、後之皇
丕承之。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誕興太宗。咸天之命。
帝煬昏逾、黎人毒痛、甚爇于爐。
甚溺于塗。以號以呼。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爾必有天下、爾其討謨、
太宗稽首、恭授天命、臣請滌除、
張我師、撫征四國、翦薙群慝、

鼓一方、三方震驚、默昭其靈、
隨顧而平、我負我乳、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以臨天下、任忠孝文武
建禮章樂舞、我雖明德、諫則納汝、
時維帝降佑之、自古明后、莫如我德、
我勛唐無疆、天子之無疆、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肇爲此爲堂。實勤實勛。[illegible][illegible]厥齋。
丕承后、帝思不忘、[illegible][illegible]靜康。
不耀而光。不求而昌、[illegible][illegible]方、

外逹夷羌、躋我大邦、助祭在于廟、
執貢朝于王、沾沾時雲、用厥百穀、
滲滲景風、扇彼嘉穀。飴口飽腹、
以厭以足、俾壽而福、都阜成天人、

中宗興頌

屏蠹之毒、疊而爲蝗、誅虐天之族、
天祐聖祚、八柱將覆、帝告五臣、
保翼朕躬、赫赫彤彤、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鉞爾頑兇、故曰再造我天下、
牛人鼓舞、既成矣。又奉父母

張說開元頌鳴緱鶴舞調翦猿想又曰天清日朗神顏如荅張九齡龍池

睿宗德頌

后戚之禍再興　有危兢兢　廟祧震怒
陰命聖子　翼登聖父　奮其神旅
宵杖金斧　殄殲逆亂　大聖照臨
元元宅心　歸祚于有功有德　於戲盛德

玄宗文頌

御製泰山頌磐天廓宇盡地
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雍

丕鑠玄宗之明　克孝克仁　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　垂於子孫　盛禮畢舉
大樂畢陳　百蠻來賓　元元阜殷
戎威不賓　遣師徂征　罔不頓顙

其[illegible]大功
濟生人者
其祥大

辟于雷霆。
中都繫考。
誅千萬人。
誅沛賓客。
楚獄連年。
猶曰漢祚宜長。
至于玄宗、
誕告郡國、
追懷登遐、
養鱗介族。

在漢方昌、
六萬餘人。
共復賢王。
以千以百。
坐死待捕。
越我祖宗、
哀彼鈇鑕、
大為屋室、
止害禽畜、
既濡既渥。

用用修睦、
使者絫錄。
光武赫赫。
孝明稱賢。
以萬以千。
不忍用刑、
降為鞭扶、
醫彼百疾、
旁為陂池。
昆蟲草木。

享國五十年、天念蒸人、乃告元子。命元子受圖、歸于國都。傳聖自顧、之道之純。

寓縣晏然、若曰寧我負耻、理兵朔鄙、天下既定。無不欣愉。升靈太微、不可度思、

逆臣犯天、不忍人戰死、西幸蜀都、父堯子舜、無不涕濡、嗚呼上聖、

肅宗孝頌

穆穆孝慈、有如肅宗之誠、達于神祇、

爰訓六師、震登北陲、[illegible]

西戎南蠻、北狄東夷、咸樂其旂。
佐皇之威、帝心如天。無斁無慾。
赫然丘岳。破裂崖谷。逆謀傾覆、
朝社大復。届于海之外服。以盥以濯、
以舞以躍、帝在東宮、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天地知其孝。既收鎬洛、
祀于靈廟、奉迎上聖。天日並照。
有兇有孽。將噬將齧。我旂方設、
則已顛蹶、如燀于雪。尊嚴而仁。
仁覆而嚴、大臣小臣。莫不潔廉。

李德裕贊武宗眞容曰至于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

躬勤百度　百度如其素

今上照頌

大邦之典、維天相之、曷與曷相、有德繼王、昔殷王、盤庚武丁、紹登殷明、剏我帝君、丕承天命、疊引其慶、生我皇聖、幼冲聖敬、寔左右肅宗、開國御戎、群師稟教、舉則成功、自西自東、如霆如風、蕩滌元兇、罔不率從、既登大位、於變時雍、人咸曰、上如太宗、

延億兆斯年　地博天崇　罔不脩容

玄宗元孫　爲玄宗烈文　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此左挈人頭右挾生處之筆

韓公廟碑銘

唐之元老有大庇于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輿神合洸洸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綿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

塞乘勝人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駼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縉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且重煩之及卜師于太宫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道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壍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蹴役匈奴莫敢南視雷興而遁老幼望

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氷轉鬪無日無之既而排河
山詭其動靜納行旅歸之推席懸墉而望匹馬單兵
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無草竊之
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
日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
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非未功罰無非罪上流
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
刋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
將之龜策也奇鏨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

葦猶或利害憑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賛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箋頌颺之簡策貴之况忠武卓異屢屢今昔而咏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宫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洗泉雷動機發寔寘功奮

妙可思
感

三城人論億齡謀出先後撐危于穹張天之感歎庸之靈北狄頻類山戎來庭萬里寖斯緣河罷倚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群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元魯山墓碣銘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屨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裔澤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

月十二日空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游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筒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墻籓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烟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携酒食以遺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物而不羅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

至殁于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奇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昊。公子觀樂聽達而妙則現題。窮于性命則蹇上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富貴之辯。吾得其眞。至哉元公。越軼古今。中遂眞寘。純朗朴渾。範于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

行止出從古也

雲漢昭孫游于生寔見典刑人今慕遺風謚曰文

藻質貞之精者從其流旺成元公遴選也今中道宗

古同縣自爲今隸書也又其歸禽今主未藩十僕之

覽衆體更所以由致乎而使命由起上屬而措意

由生但在于遠著人所求後者而深則翁思念十

圖象于

錄桃源畫記

唐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竪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岍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爍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傞傞亭亭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岍而北有曲深嵒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

米南宮文倣此而味薄矣

星月文章听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遥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杳玉冰壇面俄起爐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着秦時衣服手鼓短櫂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骨爽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聊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壁上中視嚮所張壁上又凝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

楊玿疏古人比文章于鄭衛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

共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書之不謬也

上論貢士書

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餔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

時登舉擇賢才疏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又日上格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可以參觀

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于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巳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

酷似

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煩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于今日矣及格旣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于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

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是爲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

主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嚼鍵同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頑才爭有司得之間無奈不得則納屨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怪哉。

可以養神養心之道[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五[illegible]十[illegible]

泉不亡之盃苦。

樹、枝而去、欲、恐、葉由以樂園丁、則嫌、之、心、中、主、[illegible]無

與、不、為、也、故、工、以、浙、入、手、術、臨、門、介、開、無、窮、[illegible]

上、文、尚、事、有、偽、有、波、偏、說、論、與、趣、旨、也、汎、乎、[illegible]也

其中有深意○文亦疑縱

張長史十二筆意述

唐顏真卿

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宅憩息已一年矣師公者甚衆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一日長史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來至竹院小堂公乃當堂踞坐而命僕居乎小榻言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曰嘗聞長史每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

髮其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甚踈之意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復使鋒健之意乎。曰然。力謂體骨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意乎。曰然。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腤過之謂乎。曰然。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牽製爲擊銳意挫鋒使筆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之謂乎。曰然。益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偏旁救應之謂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

豈長史所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識筆法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掣奪咸有規矩用筆當須知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久之自然齊于古人矣

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檝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其惟玄眞乎玄眞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眞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又著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偏舟垂綸浮三江返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俱是壯境

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詮爲作内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亡爲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茨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表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

悉

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廻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水流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鼷皮爲屩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挐棹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荅曰太虚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

更多事

更多累

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星應節而成大曆七年
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
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泝江湖之上往
來苕霅之間楚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
頼有此耳
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
若泥沙希跡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
去我思德之深曷以寘懷寄諸宅山之石銘
銘玄真趣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
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illegible]丈夫[illegible]間也[illegible]

淵[illegible]然入其窺其書論[illegible]草芥[illegible]

未[illegible]讀書之間然入之千矣然立[illegible]變不可[illegible]

今日歡惠流向願以余[illegible]字[illegible]之上[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卿於湖州其詩以[illegible]

[illegible]

蕭然俊然清朗之文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唐蕭　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滅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箄不能筐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

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于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于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秩列藩脩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闈壺之内外正衆神之聚位舊以泰伯之廟在于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閒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

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宅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宅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

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于是十在所報獻奠贄幣宜列于軒廂春秋禮薦俎豆嘗陳于正寢俾觀象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于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巳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眞作者

故似誕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賤止恒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家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麕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祿于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術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

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旣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
衣冠搢紳經襄陽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
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四卷詩或鈌逸未
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
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女媧陵記

唐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太阜險狹之口罔不激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巳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雨浹没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適因其時

升降不失其則維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况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况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容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絛悲鳴若寘應肹蠁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粟闗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焦蘇自禁矣故

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鋼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本圖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李珏銘牛僧孺曰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王者之嘉瑞方于賢彥郎又次馬裴度銘李晟曰覆露州風振穡叶戴君若蘿紱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又曰毋一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　唐常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袞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勳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于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須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敘之云聖人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冦于我西土而猶傲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

言一誓聲淚俱發

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庚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
會于明廷乃大誥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
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于夏有鸞旂琱戈之賜公拜
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耀武威
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敭天
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
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
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
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
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于殷周甲兵富于秦漢

亦有遐患尚勞脅諜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筴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群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于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䕶背老將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貔豻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水硤之衝蒙輪超乘縵胡突鬢眈眕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尨亭之陰輕軒飛翰闐闐桓桓隸于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于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于大回川雷窖須之鼓殷于都盧山周之以木樵

校聯。布之以簡石渠荅。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
健氣索。猛鷙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
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畧。恊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
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
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
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
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
五校啓行賻以車馬唅有貝玉所以襃大勳也初公
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進陳滅胡之策先
皇帝奇之曰吾無憂東方也遂戰青渠陣灃水收

賞鑒

二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邙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先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闞如虓虎鬪酣披靡横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群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群延蔓山谷輕行轉鬪殺虜而歸屆于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全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

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背血橫灑朱殷金甲禍載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于邊野以馬革褁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由是懷憤邊戎徘徊孤劍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禪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潁二州綜之壽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畧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攄洪仁以庇傷殘

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閑廓深遠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罌濟河登山捩淵解鞍而臥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䇿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于行伍陳賜金于廊廡何相去之遠哉

公之理軍也以[illegible]

以肖勝服閒席寢遽變無常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艱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罌濟河登山援淵解鞍而臥擁馬而馳排之有餘亦不差其常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于行伍陳賜金于廟廡何相去之遠哉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唐　陸贄

公奏議所日夕詞頗非章竟一以概

右欽溦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今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禀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于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勛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于責成之利豈不精

艱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埜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于分晝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繞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方勢不俱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敎諭將帥事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覆命進退遲速率乎聖謨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秖勞睿慮匪唯亡益其損實多何則將方艱屯下陵上替厄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勛業由已義烈發

此亦晅足之智也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莫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于玆

兩漢辯亡論　　　　　　　　唐權德輿

言西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平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且由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

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淸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尭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皆春秋褒貶之學必所憤激固詳其所以然

祖二疎圖記

唐王讜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賂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情縱愛情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搔首撫頤忽飲十餘杯斗乃三揖主人曰酒與相激吾將勇于藝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于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罇二壺觥即觩而壘斝卽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于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金有筑有鼓而韎

無中生有刻眼毒手

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筴主享者有捧斝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于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咍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疎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群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疎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于禍機也非避于讒口也非失于權利也旣辭勤于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旣不爲利易巳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疎以遺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情者孰有勝乎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唐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龢叔審其才而堅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耶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于上人化于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

見軼其軌度少能室其嗜慾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于樊籠其去也脫于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群雄猥以漢魏之閒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于海若盜跖自方于仲尼也古人云其

以義終舜以勤死載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澨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黔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闕宫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閶闔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

工切虞帝大而不誇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顔子之希慕作頌于清芬勒
文于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句芒大口奇表
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
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
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撫敗象耕未輟
鳥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
百越迢遥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
森若客衛檐度風飈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
懋茲聖壽祚我皇朝

讀唐文字大司晉公之言大有所感

寄李翺書　　唐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禮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于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于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于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業又鮮可德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于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

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

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于小亦異于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

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

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

韓文公以文章事爲貫李翱而猶嫌其未謝塵事蓋古文詞之難言如此

論事于宰相書　唐李翺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于進而懦于退但見巳道之行。不見巳道之塞。日度一月。以至于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位居三年矣其所合于人情者不少其所乖于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郴泚爲刺史、驕而不止、韓湖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輔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

劉輞上崔相公曰焉知大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徒相公呼而出之又云至于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于四而不至于五六耶

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愼又不能顯辯其事恐耻署欵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果我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于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于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辛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唐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粤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綍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所一徃兮何極感貽美于孫謀俾述事于祖德其詞曰　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究天人乙夜慚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遠推曆正元調

令狐楚哀憲宗文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凋兮深宮愁

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詞輕沛艮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脩藥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兮寂寞淚為雨于震極哭成雷于郊郭遺轍跡而徒攀葬衣冠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于仙仗降龍輴于帝臺儼將行兮蕭穆似有覲兮徘徊遇春城兮如送望暮山兮謂來鳴

上韓舍人行軍書　　唐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年來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秉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畧獨在閤下閤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怏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鬬則在下數行之語决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捽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

似亦難素定

險哉着

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無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旨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盡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布于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後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敕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

矦取中人嘗所近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卽歸素所快者于内爲吾地則用陰符玉賊之術以傾諸矦卽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承相之人旣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旣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邉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紿賊令辨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于城下此大畧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

所謂重吾德義者也

肅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群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爲則已爲則必决死于一戰以延其命願閤下無事迫遽愼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哉

呼哀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大隧啓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皆徃獨宮車兮不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侔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